

《魯迅全集》中同素逆序詞源流初探

姚遠*

摘要 本文以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提供的《魯迅全集》線上資料庫為語料，通過研究魯迅作品中同素逆序詞的用法、含義，與古代漢語、日語、方言語料進行對比，結合魯迅的語言觀及文學創作需求，分析其作品中同素逆序詞的來源。同時在此基礎上嘗試釐清被認為受多種語言影響的同素逆序詞的真正來源。

關鍵詞 同素逆序詞 《魯迅全集》 古代漢語 日語 方言

一 引言

同素逆序詞指的是構詞語素相同而語素順序互逆的一組雙音節詞。¹ 魯迅作品中的同素逆序詞數量龐大，其中一部分已經在現代漢語中消失，因而站在現在的角度看這些詞會覺得既陌生又熟悉。這些詞從何而來，又為何在現代漢語中消失，是值得探討的。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對現代漢語的定型與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指引作用。通過研究魯迅作品中的同素逆序詞的來源，可以進一步了解魯迅對於語言發展的主張，並可以窺見現代漢語詞彙從廣泛吸納到創新發展的過程。

論及現代漢語中的同素逆序詞，魯迅的作品常常被引用作為例證。但歷來學者們對於其作品中同素逆序詞來源的關注度不高，僅有的研究也多以舉例的方式論證，缺少結合詞義、用法等因素的辯證分析，且目光侷限於古代漢語。

在現今學界的研究成果中，對於同素逆序詞類型特徵的研究已經較為成熟，² 歷時性的成因探源有學者嘗試，³ 跨語言的同素逆序關係也有學者研究。⁴ 然而直接著眼於魯迅作品語言同素逆序詞研究的較少：黃瓊英將魯迅作品中的同素逆序詞分類並歸納特點，指出同素逆序詞的規範化趨向；⁵ 倪立民對魯迅作品中

* 香港大學法學院本科生，主修法律。

¹ 張巍著：《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5。

² 相關研究有：張巍：《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張德鑫：〈談顛倒詞〉，《漢語學習》，1995年6期等。

³ 楊奔：〈漢語同素反序詞源流初探〉，《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3期，頁103-106。

⁴ 張巍：《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⁵ 黃瓊英：〈魯迅作品語言歷時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的同素逆序詞做了初步的探源分析，主要論證了古漢語和日語對它的影響。⁶ 然而，現有的研究存在以下的問題：1) 魯迅作品中同素逆序詞的源流複雜，部分同素逆序詞來源分析存在錯誤或混亂的現象；2) 研究中常忽視魯迅本人的文字觀念、方言的影響以及其文學創作的需要。

二 古代漢語影響

“五四”時期是一個語言大混血的時期，現代漢語在古今中外語言的碰撞與融合中應運而生。然而由於剛剛取得語言上的主導地位，其內部存在著有許多動蕩的、不穩定的因子——多樣的字形，顛倒的語素、未定型的語法規則等。因此有學者認為此時“詞素（語素）次序之所以固定得慢，主要原因是這時的文體是文言，一些文人愛擬古，而這些詞在古漢語中還是詞組，組合的次序是自由的。”⁷ 此觀點是片面的，雖然同素逆序詞確實深受古代漢語特徵的影響，但其他語言甚至方言對它的影響卻被忽略了。

在古代漢語中，尤其是上古漢語，單音詞佔據優勢，但在發展過程中，兩個相近意義的單音詞常常會構成聯合詞組，而該聯合詞組經過長期使用就會凝固成為聯合結構的複合詞。因為兩個單音詞意義相近且中間缺少連接詞，在詞的內部有較強的分離性，它們常常可以互相調換位置，這也導致同素逆序詞在古代漢語中十分常見。以“介紹——紹介”為例：

(1) 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大戴禮記·朝事》）

(2) 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戰國策·秦圍趙之邯鄲》）

在《說文解字》中“紹：繼也”“介：畫也”。“介”與“紹”都是動詞，兩者結合組成的“介紹”、“紹介”是聯合結構，且這一對同素逆序詞意義、用法相似。因而在古代漢語中，“介紹”和“紹介”常常交替使用，語素順序並不固定。

魯迅絕不屬於擬古一派，擬古與其批判保守派抱著文言殭屍不放，這與倡導採用白話文的語言觀相違背。但古文對他的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也是他在創作中難以擺脫的：“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卻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還在看。因此耳濡目

⁶ 倪立民：〈關於魯迅著作中詞素顛倒的複合詞問題〉，《杭州大學學報》，1979年4期，頁115-125、133。

⁷ 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的變遷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

染，影響到新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⁸ 此外，魯迅以文學為革命手段來啟發民智、喚醒大眾，勢必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夠被大眾所理解。正如他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懂。”在論及如何改善人民語言的窮乏欠缺的問題，他也提出“在舊文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使役”⁹ 這一解決辦法。因而可以發現，魯迅一面難以擺脫文言的濡染，一面主動將文言作為構詞的原材料，將有用的、有生氣的古語拿來豐富自己的語言。魯迅作品中常常有古代漢語的影子，有文言書面的表達也有古漢語單音節詞的保留，大量成對的同素逆序詞的出現也印證了這一點。據不完全统计，魯迅作品中有近兩百對同素逆序詞，且出現頻次非常高。此處僅以“介紹——介紹”為例：據統計，在《魯迅全集》中，“介紹”在 111 篇文章中出現了共 144 次，而“介紹”在 199 篇文章中出現了共 295 次。

(1) 以是不揣冒昧，貢其愚忱，倘其有當，尚希採擇，將來或直接接洽，或由弟居中介紹，均無不可。(《〈剪報一斑〉拾遺》)

(2) 否則翻譯、介紹、欣賞、讀、看、消閒都可以。(《墳·未有天才之前》) 甚至在一句話中會同時出現“介紹”和“介紹”：

(1) 我也極願望介紹到《小說月報》去，如只是簡短的短篇，便介紹到日報上去。(《魯迅書信集》)

(2) 他很冤枉，因為係我介紹，有人說他魯迅派。其實我何嘗有什麼派，一定介紹同派呢。(《魯迅書信集》)

可見魯迅非常熱衷於使用同素逆序詞。此外，經過與古代漢語數據庫的對比檢索可知，其中一半以上的同素逆序詞可以在古代漢語中找到根源，且大部分沒有意義上的變化。但這並不能確定古代漢語就是魯迅作品中同素逆序詞的唯一根源，因為值得關注的是，魯迅作品中存在著一些未曾出現在古代漢語中的同素逆序詞。

(1) 我的心也沉靜下來，覺得在沉重的迫壓中，漸漸隱約地現出脫走的路徑：深山大澤，洋場，電燈下的盛筵；壕溝，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腳步……。(《彷徨·傷逝》)

(2) 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她，便是放掉阿隨，也何嘗不如此。(《彷徨·傷逝》)

(3) 後來，經多次的抗爭和催逼，油雞們也逐漸成為餓饌，我們和阿隨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鮮肥；可是其實都很瘦，因為它們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幾粒高粱了。(《彷徨·傷逝》)

(4) 蓋古民曼衍播遷，其為爭抗劬勞，縱不屬於今，而視今必無所減。

⁸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301。

⁹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頁302。

（《墳·摩羅詩力說》）

這些詞的時代性極強，與當時的革命環境聯繫緊密，是現代漢語孕育出來的新詞。這些詞的同素逆序現象更可能是由新詞彙在創造初期語素缺乏穩定性造成的。

三 日語影響

清末民初，日本詞彙經由譯作大量傳入中國，為漢語詞彙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再加之魯迅本人擁有長期的日本留學經歷，受到日本文化的浸潤，因此日語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不容小覷。分析魯迅作品中的外來詞彙可以發現，日語借詞的數量龐大。例如：

（1）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吶喊·社戲》）

（2）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南腔北調集·上海的少女》）

（3）青年裡面，當然也不免有洋服上掛一枝萬年筆，做做裝飾的人，但這究竟是少數，消費者的多，原因還是在便當。（《且介亭雜文二集·論毛筆之類》）

“好事家”（こうずか）意為“好事之徒”“愛湊熱鬧的人”；“車掌”（しゃしょう）意為“乘務員”“列車員”；“萬年筆”（まんねんひつ）意為鋼筆，三者均為日語常用詞。

日語中有許多詞彙與漢語同語素詞彙形成了鏡像關係，由此構成跨語種的同素逆序關係。例如：紹介（しょうかい）——介紹；短縮（たんしゆく）——縮短；慰安（いあん）——安慰；市街（しがい）——街市。同時，日語內部也有許多同素逆序詞，例如：運命（うんめい）——命運（めいうん）；音聲（おんせい）——聲音（こえおと）。因而有許多學者將魯迅作品中同素逆序詞多的現象歸因於日語的影響，但此推論卻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即古漢語對日語的滲透關係。

《漢書·地理志》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此，中日兩國開始往來，中國的藝術、科學技術、風俗習慣等紛紛傳入日本。據日本史書《日本書紀》、《古事記》記載，百濟王仁率織工將《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於應神天皇 15 年（西元 284）獻給日本朝廷，漢字開始在日本流傳。

隨後，藉由佛典、漢籍漢語詞彙源源不斷地移植到日語中，對日語的詞彙發展產生根本性的影響。¹⁰

經張巍對日語同素逆序詞讀音的考證及跨語言的比較可以得知，日語中的同素逆序詞絕大多數是在隋唐至宋代從中國傳入日本，少部分約南北朝時期傳入，極少數是日語中自發創造出的。¹¹

在魯迅作品中，用法、意義相似且單一的一對同素逆序詞較難確定其來源，例如：“安慰——慰安”、“縮短——短縮”。該類詞往往既存在於古漢語中也存在於日語中，且其含義均為該詞在兩種語言中常見且通用的。此處以“安慰——慰安”為例：¹²

安慰：

(1) 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卻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墳·寫在〈墳〉後面》）

(2) 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只能如此而已。（《華蓋集續編·記念劉和珍君》）

(3) 否則便會像創造社的革命文學家一樣，成仿吾剛大叫到勞動大眾間去安慰指導他們（見本年《創造月刊》），而“詩人王獨清教授”又來減價，只向“革命的印貼利更迫亞”說話（見《我們》一號）。（《集外集·《奔流》編校後記》）

慰安：

(1) 這才是完了長者的任務，得了人生的慰安。（《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2) 暴君的臣民，只願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熱風·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3) 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淒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在魯迅作品中，“安慰”與“慰安”意義相似，均表示安撫慰問的意思。且詞性用法相似，既可以作名詞，也可以作動詞。日語中僅有“慰安”（いあん），且與漢語中的安慰同義。雖然現代漢語中慰安的用法逐漸消失，但在古代漢語中既有“安慰”也有“慰安”，且“慰安”極為常見，例如：

¹⁰ 石定果：〈從日語中的“漢語”詞彙看漢語對日語的影響〉，《語言研究》，1983年1期，頁224。

¹¹ 張巍著：《中古漢語同素逆序詞演變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21。

¹² 通過在魯迅博物館線上數據庫的搜索（<http://www.luxunmuseum.com.cn/cx/works.php>），“安慰”在文章中出現13次，“慰安”在文章中出現12次，用法大多相似。此處僅摘取部分作為例句，但涵蓋這組詞的所有用法。

- (1) 於是辟西州豪桀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後漢書·列傳·虞傅蓋臧列傳》）
- (2) 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 (3) 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太平廣記·禽鳥三·韋顛》）

儘管在古漢語中無論是“安慰”還是“慰安”大多以動詞出現，鮮有作名詞的例子，其基本含義沒有發生變化，均為安撫慰問的意思。由於“安慰——慰安”這一對同素逆序詞含義相同，且均能在古漢語和日語中追溯到相似的用法，因此這類用法、意義相似且單一的一對同素逆序詞不能作為直接的證據證明魯迅作品中的同素逆序詞是受古漢語影響亦或是受日語影響。古漢語的影響在上一部分已經論證，此處想要論證日語對於魯迅同素逆序詞使用的影響，需要研究魯迅所使用的同素逆序詞中是否有詞的含義是日語中獨有的。

在古代漢語中，“魂靈”的含義單一，指與肉體相對的魂魄，是附於人軀體上的一種具體的而又非物質的東西，具有一定的主宰性。例如：

- (1) 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後漢書·張王种陳列傳》）
- (2) 又言身中有三屍，三屍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抱朴子內篇卷六·微旨》）

而“靈魂”的含義稍豐富些，既可以指肉身之外的魂（句（1）、（2）），也可以拓展為精神、氣節（如句（3））：

- (1) 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三國志·魏書五·文德郭皇后》）
- (2)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九章·抽絲》）

在日語當中，魂靈的詞義範圍比靈魂廣。魂靈既可以指靈魂、魂魄，例如死者の魂靈（亡魂）；同時也可以表達精神、精力、氣魄等抽象含義，例如職人魂靈（工匠精神）。而靈魂的含義就較為單一，主要指“肉体と別に、それだけで一つの実体をもち、肉体から遊離したり、死後も存続することが可能と考えられている非物質的な存在¹³”，是相對於肉體存在的非物質的東西。

¹³ Goo 辭書：〈靈魂的含義，出典《出典：デジタル大辞泉》〉。取自 <https://dictionary.goo.ne.jp/word/%E9%9C%8A%E9%AD%82/>，22-7-2023 擷取。

在魯迅的作品中，靈魂和魂靈的含義則較為複雜：

魂靈：

(1) 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彷徨·祝福》)

(2) 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這些不肯塗脂抹粉的青年們的魂靈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野草·一覺》)

(3) 今夜看出來的大題目是“論辯的魂靈”；細注道：“祖傳老年中年青年‘邏輯’扶乩滅洋必勝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華蓋集·論辯的魂靈》)

句(1)(2)中的“魂靈”指的是與肉體相對魂魄，是具體的，甚至魯迅還將無形的魂魄有形化，使“魂靈”屹立在前；而句(3)中“論辯的魂靈”則是指論辯的精神、精髓，是抽象層面的。這樣豐富的意蘊難以在古代漢語中找到根源，因為無論在古代漢語還是現代漢語中，“魂靈”的含義都較為單一，僅指與肉體相對的魂魄，“魂靈”只有在日語中的意義被拓展到了抽象層面，因而可以推斷，“魂靈”一詞的使用上魯迅受日語的影響更大。

靈魂：

(1) 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吶喊·吶喊自序》)

(2) 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裡咬他的靈魂。(《吶喊·阿Q正傳》)

(3) 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

句(1)中“將靈魂賣給鬼子”中的“靈魂”可以理解為良知、人格、尊嚴等抽象化的人的內在精神；句(2)中的“靈魂”被咬，既可以在實體層面指阿Q的肉身及肉身之外的魂魄在被喝彩的看客所看，也可以在抽象層面指阿Q的精神、思想在庸眾破壓下的崩塌；句(3)中“中國的靈魂”也表示抽象含義，可以引申為中國國民性。魯迅更偏向於在其作品中運用“靈魂”的抽象含義，可以推測在“靈魂”一詞的使用上受古漢語的影響較大。

由此可見，魯迅將古漢語和日語中詞彙的特殊用法、獨有含義都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進而擴充了這一對同素逆序詞的含義。

四 方言影響

除了古漢語和日語，亦有學者認為魯迅作品中的同素逆序詞受家鄉話紹興話影響，因為紹興話中 BA 形式¹⁴的詞佔優勢¹⁵，與普通話形成互補關係。紹興話中“微細”、“氣力”、“紹介”、“閒空”、“鬧熱”為常用詞，而現代漢語普通話中“細微”、“氣力”、“介紹”、“空閒”、“熱鬧”為常用詞，兩者互補則在魯迅作品中形成了同素逆序關係。其實不光紹興話，其他地區的方言也對魯迅產生一定的影響。魯迅極力主張“博採口語”，用大眾的口頭語進行創作，由於當時現代漢語普通話尚未全面普及，而這裡所指的口語便是各地方言。魯迅曾在多個方言區久居，除了他的家鄉紹興，他還在北京、上海、廣州、廈門等地工作。北方人慣於說“憤激”、“氣運”、“吸呼”、“聲明”，上海人慣於說“紹介”，廣東人則慣於說“磨折”，因而在魯迅“博採口語”的主張下方言與方言之間、方言與普通話之間均可能構成同素逆序關係。

五 創造與規範

作為一名文學創作者，一些特殊的同素逆序詞的用法可能來源於魯迅本人的偶發性創造。例如：

迄今所述，止於昏黃，若去而求明星於爾時，則亦有可言者一二。《墳·科學史教篇》

《魯迅全集》註釋中對此處“昏黃”的解釋為黑暗的年代，筆者認為亦可以具體化為蒙昧的未開化的時代。這裡的“昏黃”的意義難以在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日語以及方言中找到源頭，可以推測是魯迅在文學創作中的偶發性創造。“昏黃”的常見義為黃昏或是模糊黯淡的黃色，例如“昏黃飲馬傍交河”、“昏黃的燈光”。而魯迅用“昏黃”在“模糊黯淡的黃色”與“蒙昧的年代”之間架起一座橋，既讓具象的形容詞擁有了抽象的生命力，又讓抽象的年代有了具象化的特徵。與直接用“蒙昧的年代”相比，在此處使用“昏黃”豐富並拓展了詞彙本身的意義，不僅煥發了語言的生命力，更增添了一番語言品鑑的妙趣。

漢語的現代化是一個雅俗兼收的過程，它既有古代漢語的文言底子，又有轉譯作品中日化歐化的表達方式，既吸收了各地易於理解的方言，也雜糅了民間的

¹⁴ AB 形式為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常用的形式，BA 形式則為 AB 形式的同素逆序詞，部分為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不常用的形式。

¹⁵ 倪立民：〈關於魯迅著作中詞素顛倒的複合詞問題〉，《杭州大學學報》，1979 年 12 期，頁 125。

戲曲文學。然而這絕不是一個層層疊加累積的狀態，而是一個篩選、內化、再創造的過程。現代漢語面擁海量的原始材料，“拿來就用”勢必會造成混亂、不穩定的局面，因而它需要被整合、過濾、梳理、創新。一部分的“不順”會自然變成“順”，而另一部分“不順”就會被淘汰。在魯迅後期的作品中，同素逆序詞的數量明顯減少。通過對比分析可以得知，這些詞彙大多為表意相同、用法相似的聯合結構複合詞，出於減少贅餘、精簡詞彙的考慮，只留下了相對而言更合音韻的那個。

魯迅在詞彙的選擇與運用上既結合了語言自身的發展規律，亦發揮了自我的主動作用，使語言在規範體系中不斷發展、不斷創新，成為能夠表達他現代個性的語言。

六 結論

總的來說，魯迅作品中的同素逆序詞以古代漢語作為根基，並廣泛吸收了日語和方言中的詞彙，與原有漢語詞彙構成同素逆序關係，拓寬了詞彙的表達方式及含義。此外他也並非只是拿來照搬，而是熔鑄古今、匯納中外，在繼承吸收的基礎上內化為個人化的表達與創造，再次煥發了詞彙的活力，增添了文學意趣。

附錄：《魯迅全集》中同素逆序詞表

愛情—情愛	安慰—慰安	安心—心安	半夜—夜半	變遷—遷變	便即—即便
辯論—論辯	別離—離別	併吞—吞併	不無—無不	裁制—制裁	草叢—叢草
查檢—檢查	蟲蛆—蛆蟲	雌雄—雄雌	刺戟—戟刺	叢樹—樹叢	存留—留存
倒反—反倒	定評—評定	動轉—轉動	短縮—縮短	發生—生髮	沸騰—騰沸
奮發—發奮	奮興—興奮	憤激—激憤	腐朽—朽腐	感情—情感	歌唱—唱歌
歌頌—頌歌	根本—本根	光亮—亮光	光榮—榮光	規定—定規	鬼神—神鬼
行旅—旅行	和緩—緩和	黑暗—暗黑	後退—退後	呼吸—吸呼	互相—相互
會面—面會	諱忌—忌諱	昏黃—黃昏	魂靈—靈魂	集積—積集	嫉妒—妒嫉
寂靜—靜寂	加添—添加	家國—國家	監牢—牢監	減輕—輕減	健康—康健
鑒賞—賞鑒	講演—演講	焦枯—枯焦	焦心—心焦	叫喊—喊叫	接連—連接
街市—市街	金資—資金	警告—告警	決議—議決	抗爭—爭抗	考查—查考
刻深—深刻	空虛—虛空	力氣—氣力	利益—益利	寥寂—寂寥	靈性—性靈
虜俘—俘虜	路徑—徑路	率直—直率	美偉—偉美	門市—市門	悶氣—氣悶
夢幻—幻夢	夢幻—幻夢	滅絕—絕滅	名馳—馳名	明顯—顯明	命運—運命
謬誤—誤謬	叛背—背叛	朋友—友朋	平和—和平	奇珍—珍奇	祈禱—禱祈
氣喘—喘氣	嵌鑲—鑲嵌	切迫—迫切	怯懦—懦怯	竊盜—盜竊	侵入—入侵
窮困—困窮	權威—威權	熱情—情熱	人犯—犯人	人神—神人	人士—士人
如何—何如	銳敏—敏銳	善良—良善	傷感—感傷	傷心—心傷	紹介—介紹
射影—影射	紳士—士紳	深淺—淺深	深淵—淵深	生平—平生	生死—死生
聲音—音聲	士兵—兵士	世間—間世	式樣—樣式	事物—物事	適合—合適
輪運—運輸	說明—明說	素質—質素	損傷—傷損	索求—求索	談笑—笑談
特殊—殊特	替代—代替	統一—一統	痛苦—苦痛	痛心—心痛	圖版—版圖
外國—國外	網羅—羅網	往來—來往	威嚴—嚴威	微細—細微	偽詐—詐偽
武勇—勇武	兀突—突兀	洗刷—刷洗	喜歡—歡喜	系統—統系	俠義—義俠
限制—制限	相競—競相	相貌—貌相	響聲—聲響	小弱—弱小	心酸—酸心
形現—現形	姓名—名姓	姓氏—氏姓	兄弟—弟兄	血汗—汗血	壓迫—迫壓
煙捲—捲煙	煙雲—雲煙	嚴峻—峻嚴	研鑽—鑽研	搖蕩—蕩搖	藥方—方藥
要緊—緊要	野蠻—蠻野	野蠻—蠻野	遺留—留遺	音譯—譯音	音譯—譯音
引導—導引	引誘—誘引	影蹤—蹤影	由來—來由	寓公—公寓	援救—救援
運氣—氣運	讚賞—賞讚	葬送—送葬	增加—加增	輾轉—轉輾	戰爭—爭戰
長久—久長	找尋—尋找	爭鬥—鬥爭	爭論—論爭	證明—明證	質樸—樸質
主張—張主	壯健—健壯	宗教—教宗	走逃—逃走	詛咒—咒詛	祖宗—宗祖